

第三回 山大王被火兵敗 募兵備掛印歸田

卻說西川人氏，由進士出身，歷官吏職諫垣，外補漳南兵憲之職，雙姓慕容，名僕，字石公。有才不屈，無欲無剛，半世迂儒，屢犯士林之忌。十所微吏，頗生海上之波。一日，與他夫人商議道：「屢疏乞骸未蒙見允，今日從野外練兵而回，聞得山溝有警，不日就要用兵了。」叫院子：「取令箭一枝，傳與中軍，叫他點齊人馬，備辦行糧，本道即時調發。我的謀略，如今要展布出來了。」夫人道：「請相公說來，待奴家參此末議。」石公道：「行兵大事，豈可謀之婦人！況且機謀重情，雖是妻子面前，也泄漏不得，你不必問也罷了！」夫人道：「也說得是，這等別樣事不敢多口，只是行兵之事，最忌殺戮，奉勸相公，只可保全地方護全生命，積些陰德罷了。那焚巢搗穴之事不但自家冒險，損傷的性命也多，不若留些餘地罷！」遂贈詩一首。

詩曰：

行兵事事有先籌，慷慨臨戎自不憂。

非是熱中來媚主，纓冠祇為掛冠謀。石公遂辭了夫人，即日起兵，行不三日，已與賊營相近，遂扎下營柵，相候再說。

那個山賊雖生在深山之中，卻也甚是凶勇。前人有贊曰：

狀類天魔性類熊，拔山膂力少人同。

休言蠢類無長技，猿臂從來善引弓。一日，山大王坐在帳中，自誇其能道：「孤家賦性怪異，秉性爭強。生於虎豹叢中，長在狐狸隊裏。茹毛飲血，今人竊太古之風。枕石眠云，山鬼享神仙之福。孤家少無父母，不知生自何人。只聽得乳養的老嫗說，俺未生之先，這深山裏面，出了一個異人，不但有伏虎降魔之術，又慣與牲畜交歡。忽然一日，只見深林裏面，有個帶血的孩子，就是孤家。生得十分怪異，這等老嫗知道是異人之子，猛獸所生，將來必定有些好處，就抱回來撫養。及至長大之後，官骸舉動，件件都帶些獸形。遇了豺狼虎豹，就像至親骨肉一般。不但不害俺，都有個顧盼溫存之意。聞得數十年前，曾有幾句童謠道：

人面獸心，世界荊榛。

人心獸面，太平立見。這幾句謠言，分明應在俺的身上。故此，就在萬山之中，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訓養二十餘年，方纔成了氣候。孤家生在山中，就把山子做了國號。上應天心，下從人願，暫就大王之位，徐圖天子之尊，一向要舉兵出山。只因有個司道官兒，復姓慕容，精通武略，終日裏練兵聚餉，雖不知他實際若何，卻使俺這赫赫的軍威，也被他名聲所奪。近來聞得他的宦興漸衰，歸心頗急，所以乘此舉事，好逼此老辭官，省得他猶豫不果。只是一件，從來兵法貴奇，若只靠幾個兵丁，那裏成得大事！喜得孤家原是獸類，平日蓄有幾隊奇兵，都是山間的猛獸，把他做了先鋒，殺上前去，還怕誰來攔擋！聞得慕老兒已到軍前，不免叫將校吹起號來，好待那虎、熊、犀、象四隊獸兵，先去開路便了。」

再說那石公，次日升帳，吩咐道：「聞得賊頭是個異類，性子驕悍異常，所用的先鋒，都是猛獸，想來只可智擒，料難力取。我聞敗獸之法，莫妙於火攻。你們在總路頭了，掘下深坑，埋下地雷、飛焰，使他踏地機動，地雷自響。一響之後，彌天遍野，都是火星，毛蟲遇火，渾身都著。燒得他疼痛，自然反奔，你們伏在要害之處。聽見炮響，合兵追斬，待得勝之後，再議搜山。都要小心奉行，不得違吾軍令！」眾人遂各領命去訖。及至次日，到了對壘的時節，川大王的前隊恰好踏著機關，機動炮響，將那些獸兵燒的毛淨肉爛。山大王見勢不好，遂收兵回山去了。

話說石公聞得賊兵大敗，遂吩咐眾將道：「本該乘勝收山，只是屢戰之後，馬倦人疲，恐怕有些挫折。記得臨行時節，夫人再三叮嚀，只勸我保全生命，如今也殺得夠了，就留些餘地罷。」遂亦班師而歸。及至回到衙內，聞得許告病的旨意已下，喜得面帶笑容，遂口道一絕：

鳳詔頒奉許迄身，勞臣今喜作閑人。

憑今莫說成功事，最怕恩綸下紫宸。

我慕容介，前日出奇遇賊，僥幸成功。又喜得未曾出師以前，蒙朝廷准了病疏，容我回籍調理。我想這個旨意，虧得在捷書未到之先。若是聖上見了捷書，知道這悉功績，方且慰留不暇，豈肯放假還鄉？我如今若不早行，只怕又有別事下來，就脫身不得了。快請夫人出來商議，就此起身方好。」夫人出來道：「綸旨既下，就該速速抽身，為甚麼還要遲疑觀望呢！」石公道：「不是我遲疑觀望，只因有心辭官，要辭個斷絕，不要辭了官頭，又留個官尾。待我回去的時節，這蓑衣箬笠纔穿得身上，那紗帽圓領又要爭起坐位來，就使不得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依你意思，要怎麼樣呢？」石公道：「依我看來，皇上見了捷書，一定要起我復任。我若回到本鄉，那些父母公祖，如何放得我過！一定要催促起身，不如丟了故鄉，駕著一葉扁舟，隨風逐水而去，到了那深水萬山之處，構幾間茅屋，住在中間，消受些松風蘿月，享用些藿食菰羹，終你我的天年方好。」夫人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叫院子過來：「你先取十兩銀子，到境外去等候。買下一隻小小的漁船，備下一副蓑衣、箬笠，一到就要用的。」院子遂果照樣置辦妥當去了。石公與夫人遂將軟細物件，收拾收拾，將印錫懸在公堂以上，坐了兩頂二人小轎，竟到郊外來了。

及到了湖邊，果見有小船一隻，蓑笠俱備。石公就上了船，換上了蓑衣笠帽；夫人也換了縞衣布裙，對院子道：「我如今替你改了名子，不叫院子，叫做漁童了。漁童快些開船。」及至行了數里，石公對夫人道：「這頂紗帽，如今用不著了，待我做篇祭文，祭他一祭，然後付之流水。」遂口道數句，將紗帽拿在手中，一擲而去。夫人道：「你的紗帽既然付之東流，我這頂鳳冠也要隨去做伴了！」遂也值之水中。石公道：「取釣竿來，待我發一個利市！」漁童遂將釣竿遞於石公。石公道：「老天！若還慕容介保得無榮無辱，穩做一世漁翁，待我放下鉤去，就釣起一個魚來！」漁童道：「我買得一副罾在這裏，也和我老婆張他起來。」漁童道：「老天！我夫妻兩個，還不曾生子，若還有後，保佑下去就罾起一個魚來！」未知他二人釣上網內，果得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